



鐔津文集

八之九

和16
841
5



門八 16
籍
卷

鍾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
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
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
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儻候矯軋乎性。又奚全
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
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

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爲生。曷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繫何以明之。黃帝之爲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爲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旣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爲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爲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

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爲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豐豐穆穆。爲綱爲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爲生也。薦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爲生也。相地之宜。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爲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爲生也。孝道昭由之。爲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爲生也。激太廉。柳下惠之爲生也。懷至和。桀之爲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爲生也。拒乎諫飾。平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

於身厄火死為極太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慝桀紂惡
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眦睚肆賊夫
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
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
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鑊以謂自然乎
劍自得乎利冰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
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
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
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
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

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
而合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晞曄
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
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于無無無于有
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
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
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
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
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

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不同。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與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闕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與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與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

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于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夔之典樂也。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徂公之賦芋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百牙絃琴而六馬

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覲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

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

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爲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爲聖又奚缺如謂之非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

不爲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

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二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入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沉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

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猴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爲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爲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

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翫翫于世無所信適割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性祛人江海之暴浪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為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

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或作止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今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

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爲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爲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乎

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

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即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一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

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日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睎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販築之事，以苟容

其身耶。其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止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入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論之。曰。客無諍也。

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入正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

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未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信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爲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一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已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益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

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爲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爲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其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

惡世俗之爲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
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
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
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未乎。昔嚴子陵於漢。乃
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
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爲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
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遽蔭
僂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爲權與利不在。
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
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

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汗而笑不潔。子往矣。
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
書。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
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
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
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其其人也。
某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

其爲善者甚惑然此以關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爲法不爲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

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太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爲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

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
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
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
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
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
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
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
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
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
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

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
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
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
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論陛下
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太中
爲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
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
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
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太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
唯以適理爲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
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爲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
相齟齬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
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
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
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
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
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
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

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爲之以救世治者也
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
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爲善不同同歸
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
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爲詭異與
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黧爲患而不見脉患之
深也黑黧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絕人性命
也今聖人導之剴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
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

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
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
見在理者則難觀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
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為理幽奧而
學者寡能見之其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歟
端以進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
其死生之大幸也其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
心果正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
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
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為道德

益克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
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
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
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
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
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
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
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
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 陛下之睿聖者乃 陛下
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

者蓋欲幸 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其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爲其大端此又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爲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爲善致福爲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

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已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戎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爲真爲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爲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

金澤文集卷八
天。一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

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數不之效。然其

遺風餘法與天下爲福爲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禮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闢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爲

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

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
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
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
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羣
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
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
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
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
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

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
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
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
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
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
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
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
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

果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

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羣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爲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有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

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味遠未卽以他
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
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
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
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爲
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
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
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
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爲人爲鬼神爲異
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殷多生先
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
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爲德
爲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
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
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
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
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貫
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
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

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
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
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
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
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
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
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夫乘者同也豈儒之聖
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
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
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 陛
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
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 陛
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 陛
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
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 陛
下聖人誠大明也 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
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 陛下今日耳
其幸 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

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爲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爲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爲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入爲善也如此則天下爲善爲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爲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爲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論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二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爲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

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
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
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爲善恐
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
且明誦一經孜孜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
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
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
爲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
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况以三
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

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
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
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爲嫌乃謂制之
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
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
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
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
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
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爲非則鮮矣其不
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

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因有所守而致然耶。其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

也。果不以其僥倖爲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自執事而宜深察之。若其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把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

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爲法，不爲己，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爲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

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爲僧祝髮，隳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蓋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天威，不在皇恐之至，不宜

鐔津文集卷第八

校訛

三紙十行大字藏本失落四紙二行于舊本一作干九行拊石出

藏作撫石十五紙七行准當十四行苟當

音釋

關音茸音爨音執音角音處音選音盩音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八 鄆縣釋慶霞對金陵傅文貞書真州劉文元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
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
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
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
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
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

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
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者豈宜不賴
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
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
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
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
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
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
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
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

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
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
詮槩見乎教內雖一圓顛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
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
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
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
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
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
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
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

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
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
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練繪畫其所謂定祖
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
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
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
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
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 陛下又
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
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

遇 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
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 陛下垂于大
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
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
得以資之而務道爲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非敢僥倖欲忝 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
文皆出乎太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
定祖圖者儻 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
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卽臣
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

也如^キ陛下睿斷允^ク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黷冕旒臣不在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 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

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二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爲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

適得之於閣下也。其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爲善也。願幸閣下無忽其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借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太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

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爲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

古之聖賢與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窮見其徒混漶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爲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旣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爲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遠不克上達。又欲進

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旣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畧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爲忝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爲。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浼台明。不勝悚

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爲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太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懣然又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

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爲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爲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爲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爲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患其爲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

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爲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爲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卽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賫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

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爲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爲定斷又欲自效身爲佛子其微爲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識心爲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

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爲法不爲身爲道不爲名爲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爲其已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爲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爲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其忝

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願顯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宜其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

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貴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况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行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

下之人而爲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其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贖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宜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筭。獻其國君者。

夫食芹與九九之筭。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筭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遑潔靜以願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

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
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
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
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謏謏自執矣
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適之遠之
者也焉可槩論請爲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
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
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
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
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

然其使入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爲妄休息其
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爲道乎既博
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
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縮在唐號爲賢相
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
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
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
復能使人去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
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
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

擇譏而毀之者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
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
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
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
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
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
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
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
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太丞相尊嚴萬一幸
閣下憫其勤勞爲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
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
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
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
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
之至不宣其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
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
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
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追今八載矣自

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克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爲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爲太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

惟閣下以高才太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爲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覺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
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
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
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
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
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
在道法不爲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
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
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
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

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
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
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
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又矣切恐論
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敷而爲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
亦乃沮天下爲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
勉其愚瞶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爲教者欲諭勸
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
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
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

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
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
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
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
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爲不腆之文未忝大賜以之
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
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
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
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
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
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
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
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
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
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
閣下以太公爲心取衆善爲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
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
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爲善世也固

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爲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其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

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其憂恐論者不巳，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

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俊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

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不爲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爲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爲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

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匿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其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其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祝念其棄匿山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其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

不廣乃以之爲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
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
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
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
名之誦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
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爲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
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
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閣下一言之登而閣下高識遠
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
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

者儻辱閣下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太
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
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叅政侍郎閣下某聞昔
者李膺以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旣高天下
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
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
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
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

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閭闔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温然乃以其讀書爲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

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贊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爲已任每求縉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爲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

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其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閣下垂察然其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止于是矣匪數他輩自爲身名之計僥

謝李太尉啓

倖欲苟所求耳閣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遁不宜其謹白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向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其其日自以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賁而幽

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
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
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
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
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
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
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
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閣下言之其始以本教
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其故憂吾
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所以決志扶
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羣賢君子之盛
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
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術也今於道未有所
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
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
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其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
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員
外行專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
賜鑒念不宣某謹上啓

鐔津文集卷第九

校訛

五紙十一行興善當六紙八行者當八紙十四行

識當十一紙二行務當十二紙三行亦當十三紙

十三行興善當十六紙十二行吾當二十紙二行

同之下失二十一紙二十行上當二十三紙九行

台北誤

音釋

闕音謗音追音閱音閻音昏音贊音鉉音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鐔津文集卷第九平湖釋在照對

金陵傳文貞書高應秋刻

萬曆丙午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